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

三百九十九  
四百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二十七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一百五十八

鄭穀

王庭秀附

仇愈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為

鄭穀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  
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為御史臺主簿張邦昌

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選  
右司諫升為諫議大夫帝至杭州穀奏曰陛下南渡出  
於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  
以為用況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內  
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  
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厄詔從之苗傅劉正  
彥等逆亂穀庭立面折二凶且謂逆賊凶燄熾甚非請  
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



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穀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穀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

屏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畱中不出穀對請付外行之又論黃潛善汪伯彥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調湖南錢伯言與黃願皆棄城呂源與梁楊祖皆擁兵而逃今願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勸懲詔竄削有差傳正彥日至都堂議事穀奏將帥

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浚兵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命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居郴州擢浚以節度知鳳翔穀知出二凶姦謀具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穀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等聞之皆感激奮厲為赴難計俄詔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

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庭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為有法行之于今為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上

疏力爭太后召穀與宰執同對簾前穀乞召庭秀太后  
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穀奏曰臣不知其  
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  
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  
位號者也太后令穀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昉等所上書  
以示穀庭秀穀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  
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  
澂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澂欲出穀等共止之

穀與李邴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于穀殆不能釋也

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為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為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為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言偽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

為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  
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  
州郡法官申憲司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  
論黃潛善賣官售寵罷之既與鄭穀力爭降封高宗事  
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  
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  
者遂召為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  
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

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以名來上叅之公議不次  
升擢以厲士風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  
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祕閣主管崇道  
觀而歸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  
詳恕多所全活為鄧城令滿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  
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愈餽餼畢給時主  
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愈先期趣備



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愈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于  
盧溝河囊橐往往委以資敵愈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  
調高密丞俗尚囂訟愈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民  
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益每陰疏令過脅持為姦  
愈暴其罪黥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錄命愈攝事既行邑  
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解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  
先愈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  
復來它日愈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

能遏劇寇起萊密間素聞愈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嘯曰無驚仇公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入為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愬丐者甚多真偽錯亂愈親為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為沿海制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紿言士卒將為變致遣精兵密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海去呼曰

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官  
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  
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為亂驅居民  
越江南走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  
白麾左右驚潰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  
當以死徇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為動神色無  
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  
愈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

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  
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為保江計愈錄詔語揭之郡縣  
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押閭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  
帑匱竭無以為賞愈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  
感勵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  
下敵三戰皆北卻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愈復壽  
春俘馘甚衆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  
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

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愈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諜言烏珠為之殿人心怖駭不知所為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皋統兵適至愈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皋既至以忠義撼之皋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

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皐掖以上手刺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皐也嘗四敗烏珠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愈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附者見愈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檄愈度其宜處之

愈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浚韙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獎善良為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州罹兵火既燬愈斥厨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愈在郡多黥胥吏為

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為湖南安撫

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為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

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

說計叵測愈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為

異已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

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愈言迺復

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陞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

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勢鼓



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  
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愈  
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沿海制置使陳  
彥文薦于朝起復之愈不就愈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  
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為邑子以文謁  
愈愈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  
私見愈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  
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

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為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為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

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政  
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  
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  
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于政府  
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  
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  
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為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  
下之人將以陛下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

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為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弁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

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

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  
饑帥連南夫檄發廩振濟復為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  
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  
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  
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已不  
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  
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  
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

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

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  
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為其所屈登至頗革而登喜其  
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  
危法會有愬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琥聲氣俱厲  
叱下白郡及諸司寘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  
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盍建祠祀  
之登曰檜為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撫秦琥事移

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  
為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  
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  
罪帝閱之故人有為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大  
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為也登曰某知有  
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  
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  
矣事卒昭白廣漕鄭昂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



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季仲  
文即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漳  
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  
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  
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  
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為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  
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為吾當以死捍之爾不  
棄亦坐鑄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

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為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

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夢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

聖未有回鑒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

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  
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  
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  
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  
茲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  
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  
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  
孝弟感通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

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當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讐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

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  
宗弼盛怒劫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  
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為  
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  
為曰願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拒不  
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為持頤浩書與之  
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  
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

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然以汝為儒士乃授通直  
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  
李亘李儔為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  
卒為邏者所獲汝為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皆官  
之紹興十三年汝為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  
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  
獨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為言于朝換宣教郎添差通判  
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汝為遂上丞相書言用



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襲取契

丹之銳運籌帷幄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擣京闕升平

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長驅兩河

以成割據之功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鬪從

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羣盜破逐英雄百戰之餘勇氣

萬倍回思曩昔痛自慚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

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

其鋒方其斂兵東歸之際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

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殄此勁敵以成恢  
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  
慮秋冬率兵大入烏珠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  
安可得也今當乘去歲淮上破敵之勢特降哀痛之詔  
聲言親征約諸帥長驅直擣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  
力以俘馘烏珠為急又言烏珠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  
共謀者叛亡羣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  
之不暇烏珠深以為慮故為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

過自能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  
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  
憂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陝一路專當薩  
里罕權合諸帥為兩節制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為宣慰  
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勢既  
合不為敵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敵必首  
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繇新河入鉅  
野澤以步兵自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襲其內舟師入

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敵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為計矣久之有告汝為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汝為身長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

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為國復讐收還土宇頗為諸  
公所知命繆數竒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  
者汝為能知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  
汝為倣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  
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史載之邵博宇文亮臣  
李燾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闕民先楊察惠疇經紀其  
喪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為死詣登聞鼓院以狀  
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為之死哀懇

于朝叅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忠嘉  
集行世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穀王庭秀  
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遑哉仇愈愷悌君子遺  
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馬婁寅亮請立太祖後  
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  
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迂秦  
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悌矣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二十八

史部

宋史卷四百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吳柔勝

游仲鴻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

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進所  
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特循兩  
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者例徙外添差温州教授郡饑  
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  
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為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  
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牴牾吏得以  
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  
恃今日要當先為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上以為是

又論太學正錄掌規矩之官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  
而員少請以正錄兩員升為博士從之論除官胥冗之  
弊乞精選監司而擇籍名郡將代半歲乃注人上親以  
其章授宰臣行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八年免銓  
至是改秩吏妄引言復令柅之信鈞考其故吏怖服有  
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賕為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  
屬信信持弗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牘撫掌愧歎嗟激  
不已以聞于上它日上謂尚書蔡沈曰考功得王信銓

曹遂清邏者私相語指為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  
轉蔭薦肆為姦欺不可控搏為槌最者數事告宰相付  
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銳爭之上審知其非  
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為獄具皆伏辜因請  
置籍以柅後患授軍器少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母憂吏  
哀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闋無再為考功既起知永州入  
奏事留為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  
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反復披覽常

至夜分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弊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忠厚之意革弊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為怪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為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

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  
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為擾  
願明與減放又論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  
嚴訓練之職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玉牒所檢  
討官提領戶部酒庫久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  
慮書生不長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為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  
部尚書使于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賊曰尚書得

非黑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  
寶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  
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  
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  
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下即位  
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立者正以所  
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不一故其心  
不一願豫求至當之論使歸於一鎖闥封駁而右府所

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內侍  
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隸徒權  
酷宜而齒朝士老禁校僥冀節鉞詭計可得之而奉稍  
恩典與正不異閤門多溢額祇候妃嬪進封而冒指它  
姓為甥姪既一一塗歸有雖書讀而徐核其不當者續  
爭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為卿  
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官者甘昇既逐遠之矣屬高宗  
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昇俄提舉德壽宮信亟執奏舉



朝皆懷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  
事甚當朕持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為今一宮之事異於  
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可  
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  
是駁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  
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  
提舉崇福宮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  
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修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

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絹七萬匹綿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斛山陰境有猱獠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啟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壩化滙浸為上腴民繪象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衆職修理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

喪歸自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寢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齊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

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遊縣大猷請不實者  
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  
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  
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參議官遷大  
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  
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  
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  
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

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  
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  
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  
于太子而止遷祕書少監修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  
部尚書為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宗政殿說書  
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  
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  
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耆長雇直隸總經制司並緣

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屬民為甚又論亭戶未嘗煮

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一等

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勲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

金使自求之又論没入貳產止可行於彊盜賊吏至於

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

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權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為

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

郎升侍講言有司卒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牾無所遵

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  
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強盜率不處  
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盜贓滿三貫死無  
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  
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  
大猷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彊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  
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寢失禁姦之意今所  
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

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盜盜知

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為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彊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弊可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即奏事與今異弊雖似之言則難行上



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  
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毘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  
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  
戍兵以真臘大賈為毘舍邪犯境大猷曰毘舍邪面目  
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毘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  
人爭鬪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  
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  
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

銷銅奈何為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為興仁錄率鄉人為義莊二十餘畝以為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藁備忘訓鑒等

書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除汧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即位以

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  
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為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  
公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  
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為  
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  
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  
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  
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

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  
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  
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  
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  
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  
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  
辨矣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延見諸生  
必迪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有得

士氣益振兼崇正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潔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

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為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擢為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

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再議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臯有馬為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臯臯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為言郡下七人于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收土豪孟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為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闕額營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



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即乞糴于湖廣大講荒政十五  
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直秘閣  
主管亳州明道宮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秘  
閣修撰依舊宮觀以卒諡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  
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隸  
為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  
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

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叙州董蠻犯犍為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歛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閬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亦

交薦于朝紹興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  
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畧西事仲鴻曰宥  
密之地幹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畧西事當在朝  
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  
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  
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  
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  
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

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禪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滯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閣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覲遏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

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冑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為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

竄之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  
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  
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  
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  
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  
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  
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  
死即填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

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紱  
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  
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侶往見以  
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叅政李壁奏除利  
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  
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  
公之墓紹定五年諡曰忠子侶淳祐五年為右丞相自  
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為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



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內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未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鑄紹興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卬亡去國

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

諫之意小人唱為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為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止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

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時韓侂  
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論議之士陰  
附之以希進於是始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詆  
己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  
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  
愈劾介與袁燮皆偽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  
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  
不通謁目為偽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

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為鼠輩所使邪侂冑亦  
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為祕書  
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  
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枋劾介  
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侂冑誅朝廷更化介召還  
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  
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  
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

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羅  
曰愿為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幣而金人猶缺望是  
欺我懦弱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  
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况  
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  
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為戒  
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  
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

黃裳嘗以為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

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

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

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宮

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

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為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

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

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尚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

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朶殿下何所聞見而修起居注乎乞依歐陽修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為給事一為諫大夫兩年之間



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埜自有傳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孫

散居於蜀遂為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  
第一為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  
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  
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修樞密院時兵釁  
有萌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鴟尾災延  
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甲冑坎為  
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  
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

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  
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  
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  
在襄陽郭倪李興在兩淮德之預以為慮除太常丞出  
知閬州會曦變託跌足以避偽事平始赴閬擢本路提  
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  
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  
路提刑改湖北召為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

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  
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  
深感德之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  
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起  
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  
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  
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  
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

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溫江尉攝邑有政聲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疾久不克省重華宮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為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為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為書以諫力請

過宮書上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臣之志於憂

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為恥而以言  
不聽從為恥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  
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  
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饕富  
貴甘泰養以消靡其風節平居皆貪祿懷姦之士則臨  
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  
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吳

挺死今尚不以為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  
乎萬一變起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為不信坐受  
其危亡矣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  
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廷之  
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今  
外間傳聞以為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  
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報  
寧宗即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主簿遷

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冑用事私臺諫之選為己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羣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位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錄將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至姑蘇以病卒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鴈名在偽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



籍是以立王介楊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宋史卷四百

欽定四庫全書  
醫藥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嚴

福

校對官檢討

臣

蕭九成

謄錄監生

臣

觀音保

謄錄貢生

臣

郭棣春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二十九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燾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

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間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自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

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  
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郤進已殺京降  
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  
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  
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  
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  
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  
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

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  
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  
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  
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  
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剏奠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  
撫司叅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  
有大畧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  
政有功加祕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



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  
為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  
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  
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  
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  
賦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  
歛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  
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

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  
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勦除明年剗盪磨之木焉  
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  
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  
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  
故事自為文過之地詔獎諭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  
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  
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畧無

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閒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  
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  
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  
未決傷威損重為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  
建左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止撥屬二牙密  
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蠻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  
詔委以規畫適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  
千人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

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千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匭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

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脩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彊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捄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沖佑觀紹熙二

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  
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為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  
州前枕大海為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  
急緩奈何至是務為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勝  
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  
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即糴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  
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  
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

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閨王殿遂丐祠歸慶  
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管沖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  
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  
散大夫提舉沖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  
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  
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  
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爽尚氣

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  
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恥使此詔行  
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讐敵俱存  
也悲夫人服其讐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  
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  
之啟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勲忠簡一人胡為  
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  
傑士也此不可失啟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



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  
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  
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為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  
歛棄疾歎曰身為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  
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  
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  
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  
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

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  
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  
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  
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  
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  
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  
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遷國子

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

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異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又不報白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長蠻侵擾邵陽異募山丁捕首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為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卿召改祕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

太廟芝草生韓侂冑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冑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椿積立循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為天狗蜀其將有兵乎白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間予祠

者再嘉定元年召為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  
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  
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殯死遐荒僻嶠安得實  
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幣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  
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  
文中外相觀指為禮數無以為風俗廉恥之勸以寶章  
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  
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

集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  
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為盛宰下令  
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為農歲旱帥守命振荒邑境  
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  
絕之書其坐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箠楚緣事出郊  
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  
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偽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

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  
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  
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寶殺我也為請之州毀  
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  
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  
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懇  
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句者勞而  
語之故託以它事繫獄鞠之句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

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勾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懇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冑方謀用兵宰啟鄧友



龍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為國深害迄如其言為浙東  
倉司幹官職事脩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  
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  
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  
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  
功歷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即位以為籍田令屢辭改添  
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  
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

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畧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為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

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續藥餌棺衾之類靡謁不獲某無  
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  
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  
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竭其力藉  
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  
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者無不為也  
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  
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貴有漫塘文集語

錄行世

劉燾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燾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汙燾而已自以贓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燾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稅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修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

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為差通判潭

州未上丁父憂偽學禁興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張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薪春末

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戶錢十萬轉運  
司五萬爚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弊客  
丁錢之弊小官奉給之弊舉留守令之弊吏商之弊召  
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  
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  
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  
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  
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軍

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煥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

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歛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



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  
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  
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  
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  
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  
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  
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脩注官論貢舉五弊兼權兵部  
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

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  
為異爚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  
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爚奏遴選監司  
以考察貪吏為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  
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  
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  
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

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

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  
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  
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  
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  
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為好名要譽而  
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  
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

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為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冑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

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  
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為幹官  
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為大帥而稱  
人為恩主恩相心竊恥之母汙我攝昭州郡事蠲丁錢  
減苗斛賑饑羸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  
柳象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捐鹽息以惠遠  
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  
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

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臧吏之法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器械糗糧百爾具備治行為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大槩謂邊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草寇合兵大入則鄰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既多雖危不敗又

言淮襄土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效力者朝廷吝賞失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脩禦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之不聽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黥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鈔贏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錢不增商賈大集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

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珙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厲宿將上闕朝廷下闕制閩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豪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一繩以法華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笈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其辜入為吏部郎官以立志啓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弊選曹法大壞吏緣為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為勢屈由是銓綜平



允擢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  
化則以剛德除權姦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為夫  
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  
可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  
籠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  
更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  
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  
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孟春大雨震雷霜電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淮  
甸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  
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  
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  
久不即報脫有關誤咎當誰執調秘書監崇政殿說書  
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  
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  
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

小臣庶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為  
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畧謂執政侍從臺諫給  
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  
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  
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為妾婦之道  
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亦且併絕人  
言矣大臣為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為  
誣真怯者譽以為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

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祕閣修撰知贛  
州治盜有方境內清肅勾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即位以  
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  
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謫嶺海孟傳  
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  
幾妻以其孫龍大淵黜為浙東總管知孟傳為名門子  
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浙東

常平司母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戶叅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境內蕪沒既久加葺之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為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詣北宮又移書宰相遷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適大侵遣孟傳按視江池鄂三大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既復命汝愚去國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

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  
安危以民為本今根本既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  
聖念時韓侂冑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璘與侂冑  
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傅奮然曰如此則士大  
夫爭之鼎鑊且不避兼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  
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  
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  
薄而意以馳騫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飭之其弊將

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唐  
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為等  
級宜采取行之韓侂冑與孟傅故嘗致侂冑意孟傅謝  
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冑慙而退請外知江州獄訟  
止息侂冑不悅旬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改江  
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  
能益招徠忠謹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  
勤甚孟傅逆知其意即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

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至閩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  
莩侂冑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  
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  
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中前請章  
再上加直祕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  
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誠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  
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  
稿左氏說續史雜誌善記異等書行世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宮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偽學劉燾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宋史卷四百一